

扒瓜园

戏曲



PDG

扒瓜园

戏 曲

河南省安阳专区范县创作组编剧

陈洁执笔 张路加工整理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扒瓜园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875 字数10,000 印张 $\frac{7}{16}$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64}$ 插页1

1965年9月北京第1版

196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统一书号：10069·875

定 价： 0.06 元

新华书店

PDG

F6059

內 容 說 明

某公社社員宋老发給生产队种着四亩西瓜。紧挨着瓜地，是他家的四分自留地。暴雨之后，瓜地被淹，宋老发为了搶救队里的瓜地，本着牺牲小我顾全集体的精神，扒堰放水，让水从自家的自留地流入河道。这件事引起他妻子宋大媽的不滿，老两口发生了矛盾。正在爭論之际，他們的女儿——妇女队长国英来到，以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的道理，說服了宋大媽；她还告訴爹爹，邻队有四百亩庄稼被水淹了，必須从瓜园里挖沟排水。宋老发为了顾全大集体，支援邻队，共同治水，欣然同意，和大家一道扒开了瓜园。

本剧为河南越調，是参加一九六五年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的优秀小型戏曲剧目之一。其他剧种也可移植演出。

封面設計：尤国华

人 物：宋老发——五十多岁，社员。

宋大媽——五十岁，宋老发之妻。

宋国英——二十五岁，宋老发之女，妇女队长。

时 间：夏天，雨后。

地 点：某生产队的瓜园里。

〔幕启，宋老发拿锹上。〕

宋老发 （唱）一夜暴雨嘩啦啦，
地里一片白花花，
瓜地堰高存了水，
雨水淹住了四亩瓜。
四亩瓜地我亲手种，
队里换騾馬指着它，
眼看西瓜要淹坏，
急慌忙放水把堰扒。（欲扒又止）

不行，不能从这儿扒。（唱）

西边是西队庄稼地，

往西放水理太差，

损人利己咱不能干，

可不能为了自己坑人家。

南边看——（转身向南，摇头）

不行。（唱）

一溜漫坡朝上去；

北边瞅——（转身向北，摇头）

土岭拦路没办法。（思索，想出办法）

噯！对。（唱）

东边放水离河近，

排水不用把沟挖。（欲扒堰，看见自留地）

不行。要是从这儿扒，就要淹毁俺自留地那四分芝麻，国英她娘知道了，少不了跟我顶嘴磨牙。噯噯，不要紧，没有啥，支书常说：“个人利益要服从集

体，眼光要远大。”虽然毀了四分自留地，可救了队里四亩瓜。再說，俺国英是妇女队长，她一定会帮我說說她媽。（唱）

只要保住队里瓜，
顾不得自留地那点芝麻。
先斬后奏也沒啥，
老夫妻怕什么頂嘴磨牙。
〔宋老发扒堰下。
〔宋大媽提飯罐上。

宋大媽 （唱）老头子給队里来种瓜，
白天黑夜不落家，
活像得了个瓜迷症，
滿脑子装的全是瓜。
忘了吃飯不忘瓜，
一天到晚摆弄瓜。
見人說不上三句話，
张口不离大西瓜。
就是夜里发嚙怔，

嘴里也在念叨瓜。
心钩儿挂到了瓜蔓上，
套驢馬难把他往家拉。
人都說亲娘待儿好，
他种瓜胜过亲娘抱娃娃。
总算功夫沒白下，
西瓜长的就是不差，
皮儿薄，个头大，
人人見了人人夸。
夸他是：老来紅，老积极，
有經驗，有办法，
生产队里的实干家。
老婆我也觉着怪光采，
又喜他来又是疼他，
想让他睡个安稳觉，
回家吃頓热湯茶。
可是他不理会不答碴，
說急了就把脾气发。
俺吵是吵来鬧是鬧，

該体貼还得体貼他。
昨夜晚暴雨下的大，
他死不挪窩守着瓜，
眼看天到小晌午，
水米还不曾来沾牙。
提飯罐，把饃拿，
为送飯顾不得泥深路滑。

老头子！

宋老发 我在这儿哩。

宋大媽 (唱)老东西你算真出奇，
你就会蹲到瓜地里。
下罢雨吃飯不回去，
你在这儿装的什么迷？
还叫人泥里水里来送飯，
险些跌在泥沟里！

宋老发 (陪笑)嘿……英她娘，我不是在照顾瓜嗎。

宋大媽 瓜瓜瓜！你还吃飯不吃飯？

宋老发 我早就餓了！

宋大媽 (遞飯罐)給!

宋老发 (边接边說)英她娘,你回去吧!

宋大媽 不,趁你吃飯,我到咱自留地看看去。

〔宋老发一惊,险些將飯罐掉在地下。〕

宋大媽 (扶飯罐,脚下一滑)你沒看这路滑的跟油澆一样,还叫俺送飯,不会回去吃一頓?(盛飯給宋老发,欲下。)

宋老发 英她娘,你到哪儿去?

宋大媽 我去看看咱那芝麻。

宋老发 就那一小片自留地,你又去看啥哩?

宋大媽 你別小看咱那块自留地,那可不少見东西。(唱)

咱那块自留地虽不算大,
种的可是好庄稼,
中間种的斯字棉,
一圈点的是芝麻。
肥料足,功夫大,
样样长的頂呱呱。

秋后給国英办喜事，
打发閨女指望它。
給她做一身新棉袄，
新鋪新盖套新花。
收了芝麻能換油，
待客好把喜果炸。
虽說如今讲節約，
亲生女也不能亏待她。

宋老发 八月十五赶年集……

宋大媽 咋？

宋老发 准备的倒不晚！

宋大媽 这准备得还早啊？咱国英都二十五了，秋后就該給她办喜事了，指望你准备呀，摸着枕头早天亮了！（轉身欲下。）

宋老发 （一惊，故意糾纏）英她娘，再盛碗飯！
〔宋大媽盛飯給宋老发，又欲走，宋老发急将未吃完的蒸饅藏起来。〕

宋老发 英她娘，拿个馍！

宋大媽 你就不会拿啊？（說着随手拿馍給宋老发，欲走，又被宋老发拦住。）

宋老发 英她娘，再来个咸鸡蛋！

宋大媽 咸鸡蛋？（指宋老发手中鸡蛋）这是啥？你哟！

宋老发 （有些窝嘴）嘿嘿……

〔宋大媽又欲走。

宋老发 （拦）英她娘！……

宋大媽 啥事？啥事？啥事？

宋老发 （沒話找話）英她娘，你看看咱种的这瓜。（唱）

你看咱队这四亩瓜，

人人見了人人夸。

宋大媽 （唱）张口瓜，合口瓜，

别人不夸自己夸。

宋老发 （唱）不是我自己来把自己夸，

你仔細看看咱那瓜，

汴梁西瓜品种好，

綠皮紅瓢賽糖砂。
十天半月瓜熟后，
大車裝來小車拉，
供銷社里送西瓜。
工人吃了我的瓜，
爭優質奪高產意氣風發；
社員吃了我的瓜，
年年豐收干劲加；
戰士吃了我的瓜，
守衛邊防保國家；
老伴你吃了我的瓜，
熱愛集體眼不花。

哈……

宋大媽 （听着听着也笑起來）看把你喜的！

宋老發 不光我喜，你不喜歡啊？你說咱種這瓜好不好？

宋大媽 好，好！

宋老發 這麼好的瓜，你看那邊還有一大片在水裡泡着哩。

宋大媽 (見瓜地积了水，心疼地)这瓜园地势高，怎么也积了水？

宋老发 围堰高，下的瓢泼大雨，水流不出去。

宋大媽 哟！你不赶快扒堰放水？

宋老发 水是要放，可从哪儿放呢？

宋大媽 要放水还愁沒个出路？

宋老发 出路倒有，就怕有人不願意。

宋大媽 扒堰放水救瓜，誰还能不願意？不願意就跟他說說理！

宋老发 (旁白)怕的就是你不願意。(想)对，这么办。(对宋大媽)你看这水往西放咋样？

宋大媽 这个老东西，你咋想恁好个出路呀？西边是人家外队的庄稼地，放水淹人家，別說人家不願意，連我还不願意呢！

宋老发 中。英她娘，有觉悟！你看是往南放好，还是往北放好？

宋大媽 你老糊涂了！南、北地势高，能放水嗎？

宋老发 那你看往哪儿放合适呢？

宋大媽 常言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东边邻河不正好……（忽然想起什么，急住口。）

宋老发 对，东边邻河，正好放水。你真不愧是妇女队长她媽，（伸大拇指）站得高，看的远！（旁白）我就是等你这句话呢。（对宋大媽）好，就这么說定了：水往东放。

宋大媽 （十分后悔，深为自己失口而着急）可不，那可中。东边是咱那自留地，叫水一冲不全完了？

宋老发 看看，正說你站的高呢，咋又往下溜起来了？

宋大媽 那也不能眼看着把地冲坏呀？

宋老发 那也不能眼看着把瓜泡坏呀？

宋大媽 咱那是四分棉花带芝麻呀！

宋老发 那可是队里的四亩西瓜呀！

宋大媽 难道就沒有别的出路了？

宋老发 三面都不能放，东边再不让放，让水从天上走？

宋大媽 这……(为难。)

宋老发 英她娘，别这呀那呀的了！实话说，东边的围堰我早扒开了。

宋大媽 (惊)啊！你……(下去看自留地。)

宋老发 糟了！

[少顷，宋大媽轉回来。

宋大媽 (生气地)你——(唱)

老东西做此事惹人生气，
不該把自留地冲的光光的。

哪見過你这样的沒星秤，
全不想秋后孩子有喜期。

更不該事先瞞着我，
一手遮天不商議。

你凭什么恁当家？
是誰給你这权力？

宋老发 哎！(唱)

老夫老妻好商量，

你莫生气动高腔。

自留地你我都曾把汗水淌，
毀了它我也疼的慌。

只不过——

舍不得孩子逮不住狼，
銀弹子能打來金鳳凰。

我勸你莫算小帳算大帳。

宋大媽 (唱)这件事咱們难商量!

宋老发 看看，我說你落后，見識淺，你还不承认。

宋大媽 (更生气)你不作声把自留地冲了，反倒說我落后。好，我去把口子堵上!

宋老发 (变了臉)你敢!

宋大媽 你看我敢不敢!

〔二人夺鋤，相持不下。宋国英上。

宋国英 (唱)西队庄稼被水淹，
队委会决定去支援。

爹!